



文／福建高陵教會 林福龍見證
湧謙整理

祂試煉我之後，

我必如精金(伯二三 10)



哈利路亞，奉主耶穌聖名作見證：

我名叫林福龍，原屬真耶穌教會福建高陵教會，前往喬治亞（Georgia）工作，已逾十餘年了。三年前，開始從事農場經營的事業。

2023年2月28日晚上十一時許，我已經躺在床上，即將入睡之時，屋外的狗吠不止，我也沒有很在意，因為常有狐狼入侵農場，引起狗吠。

但是，今天晚上就大大與往日不同了。當狗叫了一陣子之後，突然有兩個高過180公分的蒙面人，闖進了我在農場邊緣鐵皮屋睡覺的房間。他們一闖入房間，開了燈，首先，有一人將我置於桌上的手機，用匕首將面板插碎，然後把整個手機丟到我正燒著取暖的火爐中。

另一個拿著高過一個人的棍子，一言不發地用棍子猛打躺在床上的我；接著，燒手

機的那個大漢也靠近床緣猛力用拳轟打我的頭。我一時反應不過來，但是，我內心禱告著，一直禱告著；並且，奮力地起來，坐在床緣上，用雙手揮舞著護頭。不一時，我被打到跌落床下，暈厥過去。

當我復甦過來之後，發現自己躺在地上，全身濕冷，是他們拿水來把我潑醒的。同時我也發現，我的全身竟然難以動彈。他們就地取材，用尼龍繩把我的雙腳捆在一起，再以充電器的電線加固，最後，用透明膠布封包外層。我的雙手腕被交十，用布條綁住，並且，還鏈上平日用來拴狗的鐵鍊。我的雙膀臂連同上身被透明膠帶牢牢死死地裹住。我的嘴是用透明膠布給封住了。

他們看我醒過來之後，就拿來我房內工人所劈的柴，這是用來燒爐子取暖的粗柴木，專打我的頭，打了七、八個洞，整個頭感覺破裂了，左眼角外的血管被打破，血流如注，滿臉是血，身上血跡斑斑。一下子，我就又暈厥過去了。

當我復甦之後，發現全身濕透了，他們又是用水把我潑醒的。他們看我清醒之後，就用我農場的鐵鎚，猛力敲打我被交十、綁住之雙手的手背，以及被捆住的雙膝之膝蓋骨。當下內心盤算，倘若活了下來，也是手腳殘廢。在錐心之痛的當兒，我又暈厥過去。

當第三次被冷水潑醒之後，他們拿來我農場用的手電鑽，開始鑽我的雙腿，從大腿鑽到小腿。我不斷地內心禱告著。他們在我的兩腿上鑽了十三個洞，每次鑽到骨頭的地方，很奇妙地就停了，只有一次，給鑽透了，但是，卻是從骨頭旁邊穿過去的。雖然有鑽心之痛，但是，這次沒有暈厥過去。

之後，他們首次開口，叱令著：「錢放在哪裡！」當時，我全身疼痛非凡，頭昏昏沉沉，精力枯竭；又覺得，自己已經是奄奄一息的人了，因此，對他們的喝斥不理不應。這時，他們開始在我房內翻箱倒櫃，遍處搜尋，把所有皮包的錢、櫃子裡的錢、藏著的機票錢，全都給搜了出來。

大約凌晨一點多的時候，他們搜遍了全屋之後，把屋內的一些衣物與被子攤散到地上，然後潑上我燒火爐用的煤油。如此一來，他們顯然有意要把我火葬在這鐵皮屋內。我還是繼續禱告著。轉念間，他們看著垂死的我，竟然放棄點火，並且示意，是否要讓開著的電燈繼續點著，我微微點首。他們也就讓電燈亮著，帶著我屋內所有的錢，把我反鎖在農場的鐵皮屋內，離開了。前後約兩個小時。

當他倆離開之後，霎時發現，我的腳旁有一把廚房用的菜刀，我心裡立刻明白過來：主耶穌救了我。幾乎用盡了全力，挪移著血淋淋的身軀，用被合十捆綁的手去拿了那把腳旁的菜刀，然後，慢慢地，一點點又一點點地，從腳到口，把所有捆綁的透明膠帶、布條、充電器線、尼龍線全都割斷了；最後，只留下手上拴狗的鐵鍊子。

二月底的喬治亞，還是飄雪的冰凍期，我找來乾的被子，帶著鎖鏈爬到床上，頭靠著床頭，斜斜地躺著。這時候已經是早上四、五點之際了。當我的身體斜斜地躺著一會兒之後，心也安靜了下來。同時，也感覺到，從頭到腳，全身劇烈的脹痛，真是無以名狀。渾身的劇痛，猶如用刀鑽心。我還是繼續禱告著。

霎時，我的靈魂離開了我的身體。剎那間，全身的鑽心之疼痛遽然消失，我感覺非常輕鬆，又感覺輕飄飄的。驟時，我竟然看到，那離我有一公尺處，斜斜躺在床上，幾乎是呈血肉模糊狀態的身軀，每一處的傷痕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。但是，處處傷痕所帶來的疼痛感，現在都不存在了。我內心充滿了感謝，主耶穌用這種方式讓我脫離難忍之劇痛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我猛然發現，我看不到自己的身軀了。片刻之後，我又回到我的軀體了，又感到身體脹痛如前，我還是繼續禱告著。過了將近一個小時，在極度疼痛下，我又離開了那處處疼痛的身軀。猶如之前，疼痛不再，也看到還滲著血的臉；但是，這

看到自己被打得破爛的身體，莫非是神把我放入煉金的火爐中。
我繼續極力禱告主：「主啊！我還要活著，我還有未盡的職責。」



次特別看到左眼角外破裂的傷口。我看到，從傷口處有血汨汨緩流而下，其粗細宛如搓揉三根線在一起的模樣。

此時，憶及我的信仰路程：從前，出生於當「迷信頭」的家庭；婚後，患了重病，但在蒙主大恩與醫治之下，與內人在大艱難中一同歸主。當時，信心堅定、熱心聚會、參與聖工。之後為了生活，奔波他鄉，漸漸淡忘了神的大恩，以致信心冷淡，罪惡纏身，有辱神的大恩。後來，得妻子的代禱與教會同靈與工人的勉勵，又回到信仰路上，但是，總覺得一身污穢。

此刻，看到自己流血的樣子，頓然悟覺到恩主耶穌的慈愛，並且，感覺到我全身污穢罪行的血都流光了。看到自己被打得破爛的身體，莫非是神把我放入煉金的火爐中。現在，又得以返回主的道中、進入主的懷裡了。然而，同時又覺得，如此繼續流血下去，就會失血身亡；因此，繼續極力禱告主：「主啊！我還要活著，我還有未盡的職責。」此時，我不自覺地把頭往右一偏，左眼外傷口的血，就流入了我浮腫半開著的嘴裡。血的腥味相當重，味道卻有點甜甜的，事後再次回憶起來，也說不出是什麼滋味的了。這時候，約早上五點多了。

從此之後，我的頭腦就清楚多了，雖然肉體上帶著鑽心之痛，但是，經過了深刻的反省與悔改，信心得到堅定，立志再次熱心事主。就這樣，雖然鑽心的肉體之劇痛依然存在，但是，在不知不覺中，有四個小時的時間，也就這樣撐過去了。直到早上九點

半，農場的工人來上班，經過我的房門口，神賜我力量，我竟然可以大聲喊叫，工人大驚，破鎖入室，報警送醫。

感謝主鴻恩，我到醫院不久，我的內人也趕到了，歐陸各教會也立即相互通告，展開代禱，得到信息的世界各地同靈也一齊代禱。本是全身重傷、奄奄一息的患者，在真神的同在與保守之下，過了兩星期，我就又可以回到農場上班了，並且，能夠行動自如地站在同靈面前作見證。

經過這次的火煉，在我深深反省與痛痛懊悔之下，我成為重新得力的主門徒。在肉體上，雖然受到鑽心之痛的摧殘與折磨，但是，在屬靈上，卻親自嚐到主愛的溫馨滋味，以及深刻體驗靈界的安詳氛圍。

最後，祈求主耶穌基督保守我、帶領我，加添我力量，讓我越事奉、越甘甜。日日更新，靈命長進，直到永生。願一切榮耀都歸給天上的真神，阿們！



左) 送醫接受治療



右) 與柯恆雄傳道合影於喬治亞第比利斯祈禱所